

ZHONGHUA LISHI TONGLAN



中华历史通览

隋代卷

王素著

大河滚滚



中华历史通览

柴剑虹主编

隋代卷

王素 著

大河滚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滚滚/王素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1

(中华历史通览·隋代卷/柴剑虹主编)

ISBN 7-101-02649-4

I.大…

II.王…

III.中国—古代史—隋代—普及读物

IV.K2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233 号

书 名 大河滚滚

(中华历史通览·隋代卷)

作 者 王素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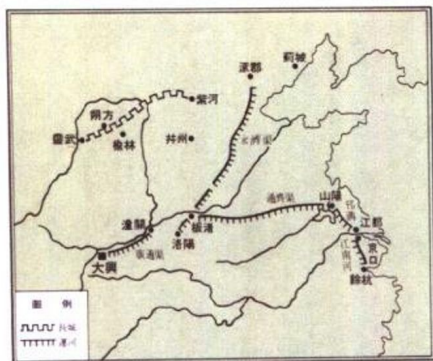
印张 8¹/₂ 字数 156 千字 插页 6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649-4/K·1050

定 价 21.00 元

隋代大运河



隋代开凿运河
分布图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了沟通南北的水道运输及便利军事行动，先后修筑了通济渠、永济渠、邗沟与江南河，使中国的南北交通运输，由以往的依赖陆路进行，进入了水、陆兼具的时代。运河的总长度共四千多里，兴建时间不过六年，其所耗费人力物力之大，可以想象。这些运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尤其在江南一带，运河仍然作为水路运输的交通道路。隋炀帝的无道，人尽皆知，但运河的开发，却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

古运河今貌(江苏扬州)



隋代铜镜



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
(陕西西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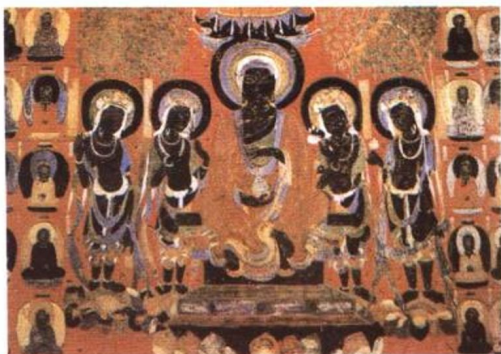
铜镜，是指用青铜(合金铜)制成的镜子，在尚未发明现今使用的镜子之前，古人用以梳妆照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期是中国铜镜发生变化时期，即由汉以前布局拘谨、过于规范转向流畅华丽、清新优雅的风格。

隋代因炀帝崇尚奢华，连带对镜子的制作也十分讲究，出现了一些铸造精美的铜镜。如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内区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外区划分十二格，格内依次置十二生肖像，其外并有锯齿纹一周。同时，当时镜上的铭文又多以楷体书写，并且采用六朝时盛行的骈文形式，辞句优美，对仗工整，如团花铭带纹铜镜、四兽铭带纹铜镜均是。

团花铭带纹铜镜，在凸起的窄棱外有铭带纹一周，文为“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画，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



四兽铭带纹铜镜，在栉齿纹凸起的窄棱外有铭带纹一周，文为“昭仁晒德，益寿延年，至理贞壹，鉴保长全，窥妆起态，辩皂增妍，开花散影，净月澄圆”。



隋代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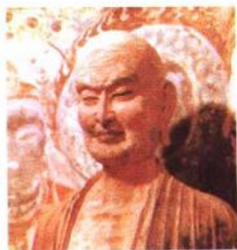
隋代敦煌石窟中释迦说法图



隋代敦煌石窟中
阿难像

佛教石窟开凿之兴衰，与佛教势力之消长息息相关。北周时，武帝灭佛，寺院、佛像悉遭毁损。隋代统一后，佛教再兴，在建造寺院的同时，也开凿了许多石窟。遗迹散见于北方各地，其中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多，有八十多座。每座洞窟中均有塑像和壁画，极具欣赏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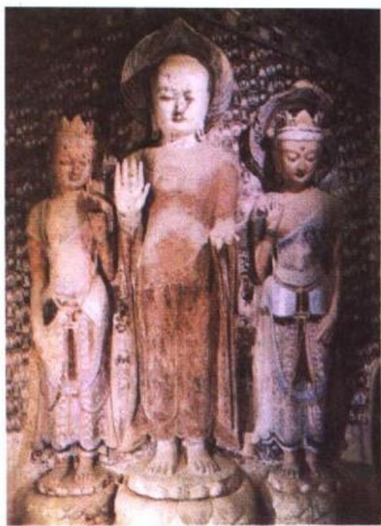
隋代敦煌石窟中迦叶像





敦煌
莫高窟外貌

莫高窟里有大小不一的塑像，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二千四百多个，雕刻精致，神态活现，显示出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才能。至于窟内四壁的壁画，构图宏伟，色彩丰富，题材主要以佛教故事为主，但其中的内容亦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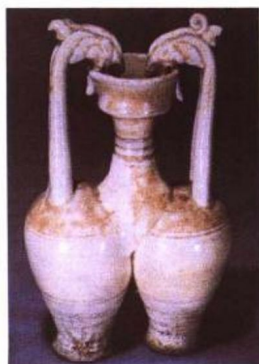
莫高窟内的彩塑

隋代的瓷器

白釉双螭龙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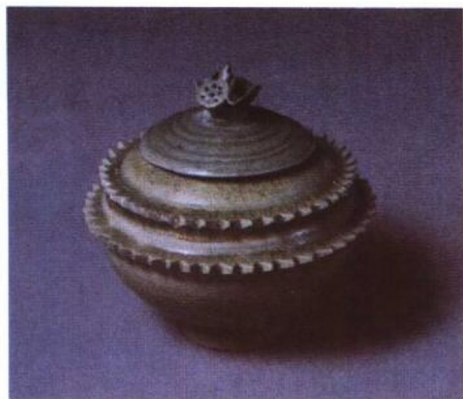
(陕西西安出土),
是最早的典型白
瓷之一。

隋朝的统一，使社会进入较安定的局面，经济得以恢复，也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在西安地区及河南安阳等地的隋代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隋代青瓷和白瓷，其代表性的器物有：瓶、罐、钵、碗等。这些瓷器胎白釉润，瓷质精细，代表了隋代制瓷工艺的新水平。隋代制瓷业的发展，为唐代陶瓷手工业的大发展揭开了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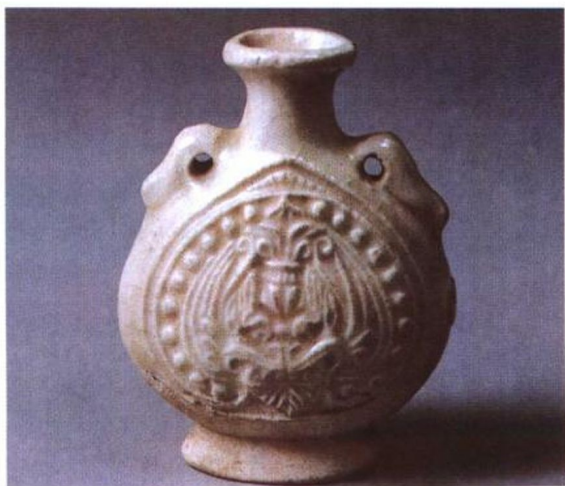
青瓷牛、猴、鼠俑(湖北武昌出土)





青瓷双层齿沿盖罐(陕西西安出土), 是隋代青瓷工艺精品。

白瓷双耳扁瓶(陕西西安出土), 造型新颖, 精巧美观, 当为盛放香料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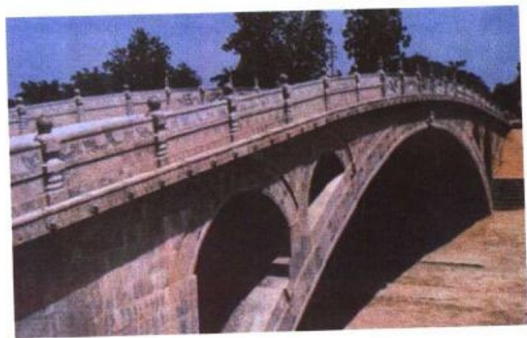
赵州桥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屹立在河北赵县城南的洺河上。古代的洺河水势很大，每逢夏秋两季大雨来临，洪流汹涌，人们就不易过河。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匠人李春设计建造了赵州桥，才便利了人们往来行走。赵州桥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石拱桥，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但仍十分坚固。全桥长五〇·八二米，宽九米。桥为单孔、圆弧，跨度大而弧形平。整个造形，大小拱相配，轮廓清晰，线条柔和，在雄伟中显出秀逸、匀称，是中国桥梁建筑的瑰宝。



赵州桥石栏板

赵州桥，
其拱券设计是中国
桥梁史上
一大发明。



隋 帝 系 表

(一) 文帝杨坚——(二) 炀帝广——(三) 恭帝侑
(581—604) (604—618) (618)

主编的话

当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观看江流,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后人大约受此影响,总爱将历史比喻成“奔腾不息的长河”。可是,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实在茫无际涯,水深难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古到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默默无闻的凡夫,无论是识略过人的史家,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于时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处河岸上冷眼旁观,也不可能腾空在宇宙的万里苍穹之上,透彻地审视古今或准确地预卜未来。中国古代良史有“秉笔直书”的美誉,其实(恕我

直言),他们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传》开篇的写庄公入隧道与姜氏赋诗,《史记》名篇《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都有明显的虚构。几位绝顶聪明的美国学者撰写《世界史》,以尼罗河的沉沙为开场白来追述古代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模糊史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指出:修史者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可见主观性极强。他颇感慨史学家的动机与效果很难统一,故而“追述远代,代远多伪”、“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可见“实录”不易,失真度颇高。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许多政治家过于强调史籍在政治上的讽谏与借鉴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抑扬、有所增删,他们在记录、开掘历史的同时,又往往掩盖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历史变得单调而又模糊了。二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曾针对古代正史的弊端写了一首《贺新郎·咏史》词: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撩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真是一针见血！

宋神宗赵顼在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序的开头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如果我们撇开政治的功利不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讲，这句话倒可以启示我们认识读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日常生活。既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就不能只反映单调的图像，只折射出一种颜色。历史应该是一面绚丽多彩的宝鉴，历史的借鉴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因此，当初香港中华书局约我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宝库”丛书时，我们很快地达成了这样两点共识：作为雅俗共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一是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如画廊精品般纷陈在读者面前，而避免单一地叙述各朝各代的“阶级斗争史”；二是作者应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画一样，融主观情感色彩于客观图像的描绘之中，不拘泥于历史的成见。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丛书作者们的赞同。理由很简单：历史的图卷本来就不止一个画面、一种色彩。假如去看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画展，面对的仅是千百幅一模一样的《蒙娜丽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动人，我相信观众们也会兴趣索然的。现在，丛书略作修订后改名为“中华历史通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在浏览之中领略历史图卷的多姿多采。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陆文

史学界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学有专攻,在题材的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但同时也都尽量注意了广采博览,以力图反映中国古代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至于在写作的风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语言的深入浅出、通俗简洁外,无论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铺叙、描述,还是与此相关的引证、议论,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读一套书,可以领略写史的多种手法,这对读者来讲,恐怕也是不无补益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这套丛书的内容更完整丰富、形式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可读性及保存价值,香港中华书局编辑曾为“中国历史宝库”配置了许多精彩的图表及简洁的说明文字。承蒙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的同意,本书保留了部分图表。对编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作者与广大读者都是应该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剑虹

二〇〇〇年八月

目 录

开篇(代序).....	1
“关西孔子”杨震的后裔.....	5
逆取顺守得帝位.....	11
文帝的刑法观念.....	17
文帝不好儒.....	23
宇文恺与大兴城.....	29
隋代的官制.....	35
后梁的末路.....	41
陈后主的命运.....	48
贺、韩争功	54
冼夫人.....	60
猫鬼之狱.....	64
隋与突厥.....	70
“突厥通”长孙晟.....	77
杨广夺宗与文帝废嫡.....	83